

從漢語再看中世韓國語的齒音

邵磊*

目 录

1. 緒論
2. 國際音標中的齒音
3. 齒頭音與正齒音考
 - 1) 韓國韻書中的解釋
 - 2) 漢語學者的解釋
4. 韓國齒音考
 - 1) 韓國齒音的音價
 - 2) 韓國齒音的顎音化
5. 半齒音△考
 - 1) 中國半齒音的音價
 - 2) 韓國半齒音的音價
6. 結論

1. 緒論

韓國語，其語系尚有爭議，但學界多將其歸為阿爾泰語系。韓國語在語音體系、語音變化、原始詞彙、語法結構等諸多方面保持著與阿爾泰語系一樣的特色。韓國自古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韓民族使用漢字的歷史超過千年，也因此使韓國語在語音、文字、詞彙、句法等方面深受漢語文影響。可以說，韓國語的先天性格屬於阿爾泰語系，而韓國語的後天性格則屬於漢字文化圈。因此，在考據韓國語的相關問題時，不可避免的要參照同語系的蒙古語、滿洲語、日語（其語系也有爭議，但大體與阿爾泰語系最近）等，或參照同文化圈的漢語、越南語等。

* 台灣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博士課程

觀察一個語言的語音問題時，最直觀的是從它的文字中發現問題。然而韓國自創文字的歷史僅不足600年，而此前皆以漢字為通行文字。西元1446年，李氏朝鮮的第四代國王世宗大王，主持創製了流通至今的韓文（한글），史稱「訓民正音」。《世宗大王禦制訓民正音》¹⁾序言表達了世宗大王製字的意圖以及「訓民正音」的基本情況：

「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為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於日用耳。」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韓國雖使用漢字，但韓國語與中國語言截然不同，因此韓國出現了「文語不一」的狀況：說的是一套語言，寫的卻是另一套語言。因此，創製韓文的意圖之一，就是為當時的韓國語標音。序文中提到的「二十八字」，是當時創製的28個字母，比今日的24個基本字母要多4個，可見「二十八字」反映著當時（即「中世韓國語」²⁾時期）的發音狀況，而消失的四個字母「△、ㄱ、ㄴ、·」則是今日韓國語中已消失的發音。

然而，在《訓民正音·諺解本》的記錄中，卻還有10個中世韓國語使用不到的專用字母，即「ㄷ、ㅌ、ㅍ、ㅑ、ㅒ」以及「ㅓ、ㅕ、ㅖ、ㅗ、ㅛ」³⁾，而今日的韓文則完全沒有這些。在韓國自創文字之前，漢字是韓國的國字，漢文是韓國的國文，但這僅局限於書面語，韓國民眾的口語交流並非是漢語，而是與漢

1) 收錄於國立國語院編、韓梅譯，《訓民正音》，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p1a。

2) 關於韓國語的分期，可參見洪允杓（1995:332）：

古代國語	—————	(~9世紀末)[三國·統一新羅]
中世國語	┌ 前期中世國語 ———	(10世紀末~13世紀末)[高麗]
	└ 後期中世國語 ———	(14世紀~16世紀末)
近代國語	┌ 前期近代國語 ———	(17世紀~18世紀中半)
	└ 後期近代國語 ———	(18世紀中半後~19世紀末)
現代國語	┌ 開化期國語 ———	(1884年~1950年)
	└ 現在國語 ———	(1950~現在)

3) 同註1)，pp14b-15a。

語完全不同語系的韓國話。而漢字讀音也不與中國相同，這一點與日本、越南類似，故世宗大王在第一句即說「國之語音，異乎中國」。

在中世韓國語時期，漢字在韓國可接觸到的讀音大致可分為四類：「韓國漢字音」、「中原雅音」、「北方官話」、「漢韓矯正音」。「韓國漢字音」，是韓國人歷經數百年而形成的韓國化漢字讀音，也是當時韓國民間廣泛流傳的通俗漢字音。「中原雅音」，是修訂於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洪武正韻》所規範的中國正統漢字音，這種字音係韻書古音，已非當時民間所使用的漢字音。15世紀，永樂遷都，政治、文化中心自南京上遷北京，當時廣泛通行與華北地方的通行語音實為「北方官話」，這也是韓國人最直接接觸到的中國漢字音。在「訓民正音」頒布的次年，韓國人第一次使用新製韓文編纂了漢字音典《東國正韻》，然而其中的漢字字音既非韓國俗音，也非中國雅音，更非華北俗音，是折衷於前兩者的「漢韓矯正音」。然而《東國正韻》中的「矯正音」，非自然形成，系由人為規定。因為，「訓民正音」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用途：為漢字注音。所謂「正音」，其實就是「正漢字之音」。今日的韓國民眾皆以韓文的創製作為擺脫漢文化束縛的重要民族主義符號，但其實，在當時事大主義思維下的朝鮮王朝，顯然是希望民眾通過「訓民正音」這個拼音工具來學習漢語言文化的。

上文提到，今日已經不再使用的「訓民正音」中的古字，共有14個，這些消失的字母一直是韓國語語言學者最關心的地方。這其中，11個古字母為齒音。而齒音又恰是今日漢語與韓國語之間說不清道不明、存在曖昧與差異的地方。故本文以韓國語齒音為觀察對象，以漢語音韻為視角，結合蒙古語、日本語的例子，重新探討韓國語中所有齒音字母的音價、齒音顎音化音變、齒音濁音化音變等與齒音相關的幾個問題。

2. 國際音標中的齒音

為了把不同的語言以相同的標尺進行衡量，本文將文中提到的所有語言的語音，皆以2005年版的「國際音標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

(後稱「2005 IPA」)⁴⁾ 作為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的標尺。我們截取「2005 IPA」中有關於齒音的部分，如下圖表：

<表1> 「2005 IPA」中的齒音 (黃色部分)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revised to 2005)											
CONSONANTS (PULMONIC)											© 2005 IPA
	Bilabial	Labiodental	Dental	Alveolar	Postalveolar	Retroflex	Palatal	Velar	Uvular	Pharyngeal	Glottal
Plosive	p b		t d			ʈ ɖ	c ɟ	k ɡ	q ɢ		ʔ
Nasal	m	ɱ	n			ɳ	ɲ	ŋ	ɴ		
Trill	ʙ		ʀ						ʀ		
Tap or Flap		ⱱ	ɾ			ɽ					
Fricative	ɸ β	f v	θ ð	s z	ʃ ʒ	ʂ ʐ	ç ʝ	x ɣ	χ ʁ	ħ ʕ	h ɦ
Lateral fricative			ɬ ɮ								
Approximant		ʋ	ɹ			ɻ	j	ɰ			
Lateral approximant			l			ɭ	ʎ	ʟ			

Where symbols appear in pairs, the one to the right represents a voiced consonant. Shaded areas denote articulations judged impossible.

以發音部位來看，最外從齒間音 (Dental)，到音 (Alveolar)、後齒齶音 (Postal-veolar)、齶顎音 (Alveolo-palatal)、乃至捲舌音 (Retroflex) 等，都可以算作「廣義的齒音」。

以發音方法來看，齒音幾乎佔據了擦音、塞音、塞擦音、鼻音、顫音等所有的發音方法。而韓國語中所要討論的齒音問題，僅局限於擦音、塞擦音部分，相對應的漢語音韻問題，又涉及到鼻音問題。故本文將討論內容限縮到以下表列所示範疇：

4) 關於「2005 IPA」的完整圖表及符號解釋，參見國際語言學學會網站之公示：
<https://www.internationalphoneticassociation.org/content/full-ipa-chart>

<表2> 本文所討論的齒音部分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齒音				
	齒間	齒齦	後齒齦	齦顎	捲舌
鼻音		n		ɲ	ɳ
擦音	θ ð	s z	ʃ ʒ	c ʒ	ʃ ʒ
破擦音	tθ dð	ts dz	tʃ dʒ	tc dz	tʃ dz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韓國語中將「顎音」稱為「口蓋音」，將「顎音化」稱為「口蓋音化」，韓國學者常以「ʃ」、「ʒ」來標記顎音。若將其以「2005 IPA」標記，「口蓋音」應為「齦顎音」，符號應為「c」、「ʒ」。「2005 IPA」中的「ʃ」、「ʒ」則對應成「後齒齦音」。專有名詞與國際音標符號不統一，是以往諸多學者討論跨語言語音問題的共同弊病，這樣容易導致概念不對等，使論述出現偏差。本文將格外重視這一點，故將各語言間的對比在同一標準之下，以求精準。

3. 齒頭音與正齒音考

韓國語中的齒音可以分為如下四類：

- ① 齒音：「ㄸ、ㅌ、ㄴ (ㄸ、ㄴ)」，
- ② 半齒音：「ㄷ」，
- ③ 齒頭音：「ㄸ、ㅌ、ㄴ (ㄸ、ㅌ)」，
- ④ 正齒音：「ㄸ、ㅌ、ㄴ (ㄸ、ㅌ)」。

其中，第一類在《訓民正音·解例本》中只被稱為「齒音」，是韓國語中最基的齒音，也是唯一保留至今的一組齒音。第二類在《訓民正音·解例本》中被稱為「半齒音」，現已消失。第三類僅在《訓民正音·諺解本》中出現，被稱為「齒頭音」，專用於漢語表音。第四類也僅在《訓民正音·諺解本》中出現，被稱

為「正齒音」，亦專用於漢語表音。這些命名於古代的韓文字母，其名稱內涵到底為何，其音價到底為何，即是後文所要探討的內容。

在近代西方語音學理論引入韓國之前，無論是韓文創製的理論基礎，抑或是韓國語的語音描述，完全是依照中國聲韻學理論闡述。因此探討韓國語齒音問題，必須要從中國聲韻學的角度尋找答案。因此本章先從與漢語關聯最大的「齒頭音」與「正齒音」開始討論。

1) 韓國韻書中的解釋

對於「齒頭音」與「正齒音」的描述，出現在《訓民正音·諺解本》與《四聲通攷·凡例》⁵⁾兩書之中。《訓民正音·諺解本》關於「齒頭音」與「正齒音」的說明如下：

漢音齒聲有齒頭正齒之別

(듣켜 소리엿 니소리는 칭똥와 정청왜 곁히요미 잇느니),

ㄷ ㄸ ㄱ ㅋ ㆁ 字用於齒頭

(이 소리는 우리나라 소리에서 열브니 헛그티 웃니머리에 다쁘니라),

ㄷ ㄸ ㄱ ㅋ ㆁ 字用於正齒

(이 소리는 우리나라 소리에서 두터브니 헛그티 아랫 닛므유메 다쁘니라)

《四聲通攷·凡例》關於「齒頭音」與「正齒音」的說明如下：

凡齒音，「齒頭」則舉舌點齒，故其聲淺；

「整齒」則卷舌點腭，故其聲深。

我國齒音「ㄷ、ㄸ、ㄱ」在齒頭、整齒之間，

於訓民正音無齒頭、整齒之別。

今以齒頭為「ㄷ、ㄸ、ㄱ」以整齒為「ㄷ、ㄸ、ㄱ」以別之。

5) 《四聲通攷》係李氏朝鮮時期申叔舟等學者依《訓民正音》而編纂的韻書，著成年代約為1455年。原書內容未能流傳至今，其「凡例」部分收錄於《四聲通解》。

韓國韓國語學界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學者許雄（1970:356）與李基文（1972: 11）均認為，「齒頭音」應該是「舌尖齒裡音」，也即將是「齒間音」；而「正齒音」則是「捲舌音」。將該見解匯入表格如下：

<表3> 許雄與李基文對「齒頭音」與「正齒音」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許雄、李基文等觀點				
	齒間 (齒頭音)	齒齦	後齒齦	齶顎	捲舌 (正齒音)
擦音	θ ð 心 邪 ^ ㄴ	s z	ʃ ʒ	c ʒ	ʃ ʒ 審 禪 ^ ㄴ
破擦音	tʰ tʰ dʰ 精 清 從 ㄷ ㄸ ㄹ	ts tsʰ dz	tʃ tʃʰ dʒ	tc tcʰ dz	tʃ tʃʰ dʒ 照 穿 牀 ㄷ ㄸ ㄹ

但是，〈訓民正音·諺解本〉與〈四聲通攷·凡例〉對「正齒音」的說明卻不盡一致。前者認為，正齒音的發音部位是「舌尖點下齒槽」，即後齒齦音；而後者則認為是「舌尖點上顎」，即捲舌音。因此許雄（1985:387）中認為：後者正確把握住了正齒音的發音要領，而前者則誤聽成了與之相類似的[tʃ/dʒ]音。

那麼，漢語學者是如何擬定「齒頭音」與「正齒音」的呢？

2) 漢語學者的解釋

韓國語言學者崔世珍於1517年所著韻書《四聲通解》中收錄了韓文與不同時期漢字聲母的對照表。其中就包括最具代表性的《廣韻》「三十六字母」與《洪武正韻》「三十一字母」的韓文對應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齒頭音」與「正齒音」相對應的漢字聲母。

音」。董同龢（1989:149）認為，正齒音不可能是捲舌音，因為中古時期的正齒音常與帶有介音j的韻母相拼，而捲舌音與j相配是很不自然的。王力（1963:66）也認為，雖然正齒音後來在北方變為捲舌音，但在中古漢語時代還沒有捲舌。將該見解匯入表格如下：

<表6> 謝雲飛對「齒頭音」與「正齒音」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董同龢、王力、謝雲飛等觀點				
	齒間	齒齦 (齒頭音)	後齒齦	齶顎	捲舌
擦音	θ ð	s z 心邪 ㄙ ㄗ	ʃ ʒ 生俟 ㄕ ㄗ	ç ʒ 書禪 시 시	ʃ ʒ
破擦音	tθ tθ ^h dð	ts ts ^h dz 精清從 ㄗ ㄗ ^h ㄗ	tʃ tʃ ^h dʒ 莊初崇 ㄗ ㄗ ^h ㄗ	tc tc ^h dz 章昌船 지 지 지	tʃ tʃ ^h dz

對於「照二系」與「照三系」的擬音，高本漢（1972譯）、崔玲愛（2000）、李方桂（1980）等學者有不同見解。挪威漢學家高本漢根據各地方言以及越南、日本的漢字音，推測正齒音應為捲舌音。韓國的漢語學者崔玲愛（2000）也認同高本漢的擬音，並認為從梵漢對譯古籍可以看出，正齒音皆與梵文捲舌音對譯。李方桂（1980:15）則是從上古音的角度，認為上古二等韻、三等韻中存在一個捲舌介音「r」，使「照二系」與「照三系」後來形成捲舌音。李新魁（1979:61、1991:80）也持同樣看法。

董同龢（1989:140）認為高本漢重北音而輕南音的考據是不準確的，然而董同龢根據南方音及現代國語的語感來說明捲舌音與介音j相結合是不自然，也過於主觀性。對於崔玲愛以外語對譯作為佐證，是一個很重要的關注點，不過外語對音不能盡其周全，只能對應相似發音，故理據仍有不足。以上古音來推斷的說法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讓人信服的，不過上古音比中古音還要久遠，其擬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廣韻》中的正齒音與《洪武正韻》中的正齒音發音是否完全相同？筆者認為，以往漢語學者討論正齒音音價問題時，多集中於《切韻》、《廣韻》的中古漢語時期，而《洪武正韻》的明朝，已經歷北方遊牧民族民族統治百年，不僅北方音變化巨大，且南北方往來與交融也甚密，其語音應與唐宋時期有相當大的差別。《洪武正韻譯訓》與《四聲通攷》完全一致的正齒音描述也驗證了這一點。筆者對中古漢語中的正齒音音價不作評判，但關注中世韓國語時期中國正齒音的音價，筆者認為那時已形成捲舌音。

對於中古漢語時期，「照二系」與「照三系」之間存在變異音的不同，以及「照三系」屬正齒顎化變異音「齶顎音」這一點，漢語學界大體無異議。

對於《訓民正音》與《四聲通攷》中所記錄的正齒音為何，還應該考慮作者接觸漢人的區域為何。當時輔佐世宗大王編纂《訓民正音》的集賢殿學者們，大多通過遼東地方學習漢語，考證漢語音韻。《朝鮮王朝實錄·世宗》中有記載說：「遣集賢殿副修撰申叔舟、成均注簿成三問、行司勇孫壽山于遼東，質問韻書…」⁶⁾而申叔舟恰是《四聲通攷》的作者，可以看出，《四聲通攷》中對正齒音的描述是申叔舟在遼東地方實際聽來的發音。由此也可以推測，《訓民正音》中所描繪的正齒音，實為模仿中古時期的中原雅音，是理論上的發音，而非當時的實際發音。

<表7> 高本漢、崔玲愛、李方桂、李新魁等對「齒頭音」與「正齒音」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高本漢、崔玲愛、李方桂、李新魁等觀點				
	齒間	齒齶 (齒頭音)	後齒齶	齶顎	捲舌 (正齒音)
擦音	θ ð	s z 心邪 ㄱ ㄴ	ʃ ʒ	ɕ ʑ 書禪 시 식	ʃ̣ ʒ̣ 生侯 ㄱ ㄴ
破擦音	tθ tθ ^h dð	ts ts ^h dz 精清從 ㄷ ㄸ ㄹ	tʃ tʃ ^h dʒ	te te ^h dz 章昌船 지 치 지	tʃ̣ tʃ̣ ^h dẓ 莊初崇 ㄷ ㄸ ㄹ

6) 參見《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卷百七，廿七年（1445）正月 辛巳條。

如此，中世韓國語時期所描述的中國「齒頭音」為「齒齶音」，「正齒音」的基本音為「捲舌音」，顎化變異音為「齶顎音」。

4. 韓國齒音考

所謂「韓國齒音」，是指不同於中國齒音的「齒頭音」與「正齒音」的一種齒音，在韓文字母中以「ㄷ、ㅌ、ㄸ、ㄹ、ㄴ」表記。這些音是韓國語的基本發音，該齒音五個字母也一直流傳至現代韓國語。

1) 韓國齒音的音價

無論是《訓民正音》還是《四聲通攷》在描述中國「齒頭音」與「正齒音」發音樣貌時，均以韓國齒音作為參照。反之，如果我們掌握了「齒頭音」與「正齒音」的音價，恰好又可以以此推斷韓國齒音的音價。

如前文所述，《四聲通攷·凡例》中提到韓國齒音在中國齒頭音與正齒音之間，《訓民正音·諺解本》則具體描述說中國的齒頭音比韓國的齒音要「淺、薄(열브니)」，中國的正齒音比韓國的齒音要「深、厚(두터브니)」。

韓國的韓國語學界幾乎均認為中世韓國語時期的齒音屬於「齒齶音」。如李基文(1972:65-70)中列舉了四大理由作為佐證：首先，是根據漢語齒頭音與正齒音的位置尋找中間音；其次，考慮到韓國語/ㄷ:/ㄸ/, /ㄹ:/ㄹ/ (即/a:/ja/, /ə:/jə/) 這樣以介音j形成的可辨識最小對立(minimal pairs)；再來，平安道方言齒音尚保留齒齶音讀法的例證；之後，還有一些外來語翻譯例證，如翻譯蒙古語/ʒa/和/ʒel/的發音時，一定要對應成「자」和「절」，而非「ㅈ」和「절」，即「ㅈ」必須要以添加介音j形式的「지」來對應/ʒ/，以此來說明「ㅈ」的音價是齒齶音[ts]而非後齒齶音[ʒ]。

<表8> 許雄與李基文對「韓國齒音」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許雄、李基文等觀點				
	齒間 (齒頭音)	齒齦 (齒音)	後齒齦	齶顎	捲舌 (正齒音)
擦音	θ ð 心邪 ^ ㄴ	s z 人 ㄴ	ʃ ʒ	ç z	ʃ ʒ 審禪 ^ ㄴ
破擦音	tʰ tʰ̥ dʰ 精清從 ㄷ ㄸ ㄹ	ts tsʰ dz ㄷ ㄸ ㄹ	tʃ tʃʰ dʒ	tɕ tɕʰ dʒ	tʃ tʃʰ dʒ 照穿淋 ㄷ ㄸ ㄹ

筆者對此有不同意見。首先，漢語學者已對齒頭音的音價進行了嚴密的考證，不可能是「齒間音」，而是「齒齦音」。如此，與中國齒音不同的韓國齒音，就不可再是「齒齦音」。若兩者音價相同，不但違反了史書記載，更違背了《訓民正音》給不同齒音分別造字的初衷。齒頭音就不用造字成「ㄷ、ㄸ、ㄹ、ㄴ、ㄷ、ㄸ、ㄹ、ㄴ」，直接使用韓國齒音「ㄷ、ㄸ、ㄹ、ㄴ、ㄷ、ㄸ、ㄹ、ㄴ」即可。

第二點，根據許雄（1970:352-354）與李基文（1972:68）的說法，當時的齒音唯有是齒齦音[s、ts、tsʰ]等，/a/:/ja/，/ə/:/jə/之類的可辨識的最小對立關係才能成立。如果齒音是齶顎音[ç、tɕ、tɕʰ]（原文作[ʃ、tʃ、tʃʰ]），則[ç]與[çj]實際發音一樣，無法形成對立。如：

<表9> 可辨識的最小對立例詞⁷⁾

可以形成最小對立	無法形成最小對立
삼(階)[sʌm]：삼(島)[sjaŋ]	삼(階)[çʌm] = 삼(島)[çjaŋ(=çʌm)]
소(潭)[so]：소(牛)[sjo]	소(潭)[ço] = 소(牛)[çjo(=ço)]

然而，崔世和（1979）中認為，除齒齦音之外，後齒齦音[ʃ]系列發音，

7) 引自陸孝昌（1996）

也同樣可以實現 [ʃ]:[ʃi] 之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雖模糊於 [s]:[si] 之間的對立，卻明顯清楚於 [e]:[ei] 這種幾乎沒有差別的對立。恰恰是 [ʃ]:[ʃi] 之間若隱若現的對立關係，才使得 15、16 世紀的韓國語齒音表記已經開始出現混亂。

<表10> 中世韓國語已混亂的齒音表記⁸⁾

出處	有 j 的表記	無 j 的表記
《楞嚴經疏解》(1461)	조개(7:83b)(木版本)	조개(8:55b)(木版本)
《翻譯小學》(1518)	시결(6:17a 等)	시결(6:10a 等)
《訓蒙字會》(1527)	자(灸)(예下 6a)	자(灸)(동, 존 13a)

無論是 [ʃ] 系齒齶音的發音，還是 [ʃ]:[ʃi] 之間似是而非的對立關係，仍保持在現代韓國語中。因此崔世和 (1979) 在結論中指出，以「ㅈ」為代表的齒音，其音價應與今日之後齒齶音 [tʃ] 一樣，並非是齒齶音，亦非是齶顎音。

第三點，平安道方言（西北方言）的驗證。以平壤為中心的平安道方言，至今尚未出現齒音的顎音化現象。李基文 (1972:66-69) 據此認為，中世韓國語中的齒音應於今日平壤發音相似。這樣的看法並不科學，方言資料的參考，必須要考據各地各方言發音狀況後，分析其地域差異形成的原因、時間層次等問題後，折衷擬定音價。何況，韓國李朝的國都一直在漢城，而未在平壤，與其以平壤音作為參考標準，不如漢城音更加貼切。按前文崔世和 (1979) 之觀點，中世韓國語的齒音音價，與今日韓國語南韓普通話，即漢城話無異。

第四點，蒙古語對譯材料的參考。筆者推測可能是為了區別於蒙古語中不同的齒擦音。蒙古語中的齒擦音有四個，即 /s/[s]、/š/[ʃ]、/tš/[tʃ]、/dž/[dʒ]。其中，[s]:[ʃ] 以相同發音方法而相似但不同的音位作為對立點，而 [tʃ]:[dʒ] 則以相同的音位而發音方法上的清濁不同作為對立點。韓國語在對譯蒙古語齒音時，可以容易地對譯清濁兩音，卻沒法用單一字母來區分 [s]:[ʃ] 之類的差別，這一點如同區分漢語裡的齒頭音與正齒音一樣。為了區分 [s]:[ʃ] 之

8) 同上

差別，就只能以j作為區分的標準，即以[j]:[ji]之對立代[s]:[ʃ]對立。既然已用韓文[ji]來代蒙文[j]，那蒙文的[tʃ]、[dʒ]很自然地也要順著用韓文的[tʃi]、[dʒi]來代，以求一致性。不過外語對譯不能盡其周全，不僅只能對應其相似發音，而且對音用字也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與任意性，對譯者完全依照自己的聽覺、順應自己的語音體系進行轉寫，故外語對譯材料常理據不足。

據以上反駁，筆者認為「韓國齒音」應為「後齒齶音」，而非「齒齶音」或「齶顎音」。

對於這個論點，筆者欲再加上另外兩個論據作為佐證。首先是「訓民正音」的「八終聲」。現代韓國語中，有收音七個，即「ㄱ、ㄷ、ㅂ、ㄴ、ㄹ、ㅇ、ㅇ」(「-k、-t、-p、-n、-m、-ŋ、-l」)；而「訓民正音」創製初期的收音則是「八終聲」，較今日多一個「入(-s)」。在書寫上，雖然仍有以「入」為結尾的韓文，但讀音上則歸類於「ㄷ(-t)」類，可見兩者讀音之近。然而中世韓國語區分「入」與「ㄷ」的差別，則說明了當時的「入」在音位上不同於齒齶塞音「ㄷ」。從一個側面論證了「入」並非是齒齶擦音。

另一佐證，則要從客體敬語的連接助詞「습/습/습(sap、zap、tsap)」說起。依據中世韓國語語法，添加客體敬語時，根據連接詞幹末音的不同，要選用不同的連接助詞「습/습/습」，以做到語音上的協調。我們可以不用細究哪些詞幹應該加「습/습/습」中的哪一個字，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습/습/습」中除去共有的韻部「ㅏ(ap)」以外，剩下的三個輔音「入、ㅈ、ㅊ(s、z、ts)」應該屬於音位相同的三個音，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在發音方法而已。後文會從另一個角度推論半齒音「ㅈ(z)」的音價其實是「後齒齶音」而非「齒齶音」，那麼「入、ㅊ(s、ts)」也應該與其音位一致。

<表11> 本文對「韓國齒音」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本文觀點				
	齒間	齒齦 (齒頭音)	後齒齦 (齒音)	齶顎 (正齒音)	捲舌
擦音	θ ð	s z 心 邪 ^ ㄴ	ʃ ʒ 入 ㄴ	ç ʒ 書 禪 시 씨 ^ ㄴ	ʃ ʒ 生 俟 시 씨 ^ ㄴ
破擦音	tθ tθ ^h dð	ts ts ^h dz 精 清 從 ㅈ ㅊ ㅅ	tʃ tʃ ^h dʒ ㅈ ㅊ ㅅ	te te ^h dz 章 昌 船 지 치 씨 ㅈ ㅊ ㅅ	tʃ tʃ ^h dz 莊 初 崇 ㅈ ㅊ ㅅ

2) 韓國齒音的顎音化

韓國語的齒音持續經歷著「顎音化」(韓國語稱「口蓋音化」)的過程。對於現代韓國語南韓標準音之齒音「ㅈ、ㅊ、ㅅ、ㅆ」的音價，學界尚有很大爭議。包括許雄(1970:351)與李基文(1972:68)在內的多數學者認為，「ㅈ、ㅊ、ㅅ」的音價為齶顎音，「ㅆ」的音價為齒齶音。也就是說，「ㅈ、ㅊ、ㅅ」與「ㅆ」本音位相同，但因處在顎音化的不同階段，故使前後兩組字母音位錯位。如「가져가/ka tsjə ka/」在南韓的現代讀音為「가져가[ka tɕə ka]」，但「하셔서/ha sjə sə/」的讀音卻不是「하셔서[ha çə çə]」，而依然還是[ha çjə sə] (本文認為/sə/應讀作[çə]，此處/sj/讀作[çj]屬於語音流變)。「ㅈ」與「지」發音無異，說明「ㅈ」的音價已顎音化成了[tɕ]，而「ㅆ」還尚未顎音化為[ç]。

但許雄(1970:352-353)中又舉例說明，中世韓國語中的「ㅆ」本具有區分以介音j為標的最小對立，如前文所舉「소/so/ (潭) : 소/sjo/ (牛)」之例。但到了近代，所有含有「시/sj/」音的實詞在表記上都變成了「ㅆ/s/」，如「소경 (盲) → 소경 (盲)」、「셔다 (立) → 셔다 (立)」等，說明「ㅆ」也經歷了顎音化過程。

同樣經歷了顎音化過程，為何「ㅈ、ㅊ、ㅅ」與「ㅆ」在今日的音價會有

所不同？筆者認為齒擦音的顎音化並非是單純的從齒齶音變成齶顎音一步到位的過程，而是一個漸變的、還有中間階段的過程，如此，齒齶音與齶顎音之間就還需要一個音位來充當這個顎音化的中間音，那就是後齒齶音。

<表12> 韓國齒音的「顎音化」與「半顎音化」

		ㅅ ㅆ ㅈ	ㅌ ㅍ	ㅊ
半顎音化	古代	① /ㅅ/ → [ts]/_V	/ㅌ/ → [s]/_V	/ㅊ/ → [z]/_V
	中前期	② /ㅅ/ ↗ [ts]/_V(i,j 제외) ↘ [tʃ]/_ij	/ㅌ/ ↗ [s]/_V(i,j 제외) ↘ [ʃ]/_ij	/ㅊ/ ↗ [z]/_V(i,j 제외) ↘ [ʒ]/_ij
	後期	③ /ㅅ/ → [tʃ]/_V	/ㅌ/ → [ʃ]/_V	/ㅊ/ → [ʒ]/_V
顎音化	近代	④ /ㅅ/ ↗ [tʃ]/_V(i,j 제외) ↘ [tʃe]/_ij	/ㅌ/ ↗ [ʃ]/_V(i,j 제외) ↘ [ʃe]/_ij	/ㅊ/ ↗ [ʒ]/_V(i,j 제외) ↘ [ʒe]/_ij
	現代	⑤ /ㅅ/ → [tʃe]/_V		

以往韓國語學者在討論韓國語齒音的顎音化問題時，僅將顎音化看成是從齒齶音變成齶顎音的過程。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如李基文等學者，常將 /ʃ、tʃ、dʒ/ 看作是齶顎音的國際音標符號，並且忽視了齒齶音與齶顎音之間的後齒齶音。

陸孝昌 (1996) 中認為，後齒齶音 /ʃ、tʃ、dʒ/ 可以被看作是不完全顎音化的過渡階段，有向齶顎音發展的傾向，但又未完全發展成齶顎音。相較於齶顎音作為「全顎音」，筆者欲將後齒齶音歸類為「半顎音」，同時將齒齶音向後齒齶音變化的過程稱為「半顎音化」，以此區別於變化成齶顎音的完全「顎音化」。如此，我們就可以解釋「ㅌ、ㅍ」既不是齒齶音、也不是齶顎音的尷尬境遇。

<表12> 是本文對韓國齒音「顎音化」與「半顎音化」過程的推測。首先將齒音分為三類：已經完全顎音化的「ㅅ、ㅆ、ㅈ」、尚未完全顎音化的「ㅌ、ㅍ」、以及近現代已消失的字母「ㅊ」。塗灰色陰影部分表示訓民正音創製以前的時期，因沒有字母文字材料作為佐證，故推測不具確實性。

如<表12>所示，本文不否認韓國語在某一個較早的階段以前，其實尚存在齒齶擦音 [s、ts、tsʰ] 等。原因有二：首先，韓國語一直存在齒齶音，如齒齶

鼻音[n]與齒齶塞音[t、t^h、tʔ]，歷史上發生的擦音化現象「ㄷ→ㅈ」應該是在同一音位內進行的變化，即「tj→tsj」，如此應該有一個「齒齶擦音」的存在。其次，則是李基文反復強調的西北方言資料，直至今日，以平壤話為代表的北方韓國語仍然將「ㅈ、ㅉ、ㅊ」當作齒齶擦音[ts、ts^h、s]。

但到了訓民正音創製的中世韓國語時期，種種文獻資料表明，以漢城為中心的中南部韓國語的擦音已經不是完全的齒齶音。因此本文稱其為「半顎音化」，即「s→ʃ、ts→tʃ」的過程。在這一階段，齒擦音「ㅈ、ㅉ（ㅈ同ㅉ變）」在遇到介音j時都不會產生[jj→c、tʃj→tc]的顎音化語音流變，因此才會使齒擦音後以介音j為標的最小對立成立（如<表9>）。

而到了近現代，齒擦音後以介音j為標的最小對立開始產生表記混亂（如<表10>），說明近代時期齒擦音開始產生條件性顎音化語音流變，即遇到介音j時，會發生[jj→c、tʃj→tc]的語音變化。而到了現代，「ㅈ」仍保留著這樣的變化，未最終顎化成/c/；但「ㅈ、ㅉ」卻繼續顎音化，使齒塞擦音不分條件的、在任何情況下都讀作/tc、tc^h/，也即音價的改變。

雖然「ㄷ」已不見於當代，但若依此推理可知，「ㄷ」應該與「ㅈ」保持一致的語音變化甚至是音位變化。以同樣的思路，我們又可以回推，在「s→ʃ、ts→tʃ」音價變化之前的更早階段，也曾存在過一定時期「sj→ʃj、tsj→tʃj」的條件性語音流變時期，以及更早時期「ㅈ、ㅉ、ㅊ」任何條件下皆讀作「ts、ts^h、s」的狀況。

如此，我們可以把韓國語的齒音顎音化分為五個階段：

- ① 音價為齒齶音，無顎音化過程，任何條件下皆讀作齒齶音；
- ② 音價為齒齶音，有半顎音化過程，遇介音j讀作後齒齶音；
- ③ 音價為後齒齶音，無顎音化過程，任何條件下皆讀作後齒齶音；
- ④ 音價為後齒齶音，有顎音化過程，遇介音j讀作後齶顎音；
- ⑤ 音價為齶顎音，已完全成為顎音，任何條件下皆讀作齶顎音。

回看<表12>可知，「ㅈ、ㅉ、ㅊ」經歷了齒音顎音化所有五個階段，「ㅈ、

ㄷ則處在第四階段，而「△」則在第三階段就消失了。

這樣的推論與「ㄸ、ㅌ、ㄷ、ㄹ、ㄴ」五個韓國齒音在訓民正音創製的中世韓國語時代（後期）的音價係後齒齶音而非齒齶音的推測也是一致的。

4. 半齒音△考

韓國語學界對已消失字母「△」的音價為/z/這一點鮮有爭議，如許雄（1970:354）與李基文（1972:30）。因為「ㄸ、ㅌ、ㄹ」的音價被認定是齒齶音/ts、ts^h、s/，作為音位相同的「△」很自然也會被認為是齒齶濁音。本文依然從漢語語音對比的角，重新審視「△」的音價。

在《訓民正音》中，「△」被稱作「半齒音」，並且在《四聲通攷》中與中國半齒音「日母」相對應。如此，確定「日母」的位置，就容易考證韓國半齒音「△」的音價了。

1) 中國半齒音的音價

對於日母的擬音，漢語學者意見多樣而複雜。如王力（1963:64）將「日母」擬音為捲舌彈音/t/。董同龢（1989:155）認為「日母」經歷了「ɲ→z→ʐ」的變化過程，以此來解釋為何中國諸方言殘存對「日母」濁擦音與鼻音的兩種讀法，而且他認為「日母」並非全濁音，因此不可能是/z/，所以在中古時期只能是/ɲ/。

高本漢（1972譯）的「日母」擬音是最具創新性和代表性的。首先，他認為「日母」僅出現於三等韻「-ja型」之前，說明「日母」具有一定程度的舌面-顎音性質，即齶顎音。其次，「日母」無論是在中國諸方言，或是在日本、越南的漢字讀音中，都局限於濁擦音與鼻音。再來，從《韻圖》或《廣韻》來看，「禪母」已經佔據了齶顎濁擦音/z/的位置，而「娘母」也佔據了齶顎鼻音/ɲ/的位置，且「日母」與「禪母」、「娘母」嚴格區別，未有混音現象，因此不能再把「日母」擬音為/z/

或/ɲ/. 因此高氏認為,「日母」是齶顎濁擦音與齶顎鼻音的合體,因此提出了/ɲz/的大膽設想。高氏指出,漢語上古音*/nja/之中,/n/與介音j之間逐漸生成一種滑音,即與/nj(ɲ)/音位相似的寄生擦音,於是產生了*/ɲja/(>ɲʲja/ (更精細的標記為/ɲʲja/)的音變過程。到了中古漢語時期,這個擦音變強,於是形成了新的聲母/ɲz/。到了現代漢語,北方官話變成了捲舌音/ʒ/,而南方方言則相對比較保守,仍保留著鼻音。崔玲愛(2000)對高氏所擬音價的實際發音能力與音聲學解釋有很大疑慮。

李新魁(1991:85-86)在高氏的觀點之上,繼續做了闡明。李氏認為,/ɲz/是由上古/nd/的顎音化變體/ndj/發展而來,即經歷了「ndj→ɲd→ɲdz→ɲz」的過程。但到宋代以前,則已發展到/z/音。綜上如下表:

<表13> 高本漢、李新魁、董同龢、崔玲愛對「日母」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高本漢 ^① 、李新魁 ^① 、董同龢 ^② 、崔玲愛 ^③ 等觀點				
	치/치리	齒齶 (齒頭音)	後齒齶	齶顎 (正齒音)	捲舌
鼻音		n		ŋ ^②	ɳ
鼻擦音				ŋz ^① 日 Δ	
擦音	θ ð	s z 心 邪 ^ ㄴ	ʃ ʒ	ç ʒ 書 禪	ʃ ʒ 生 侯 ^ ㄴ

除王力的捲舌齶音少有學者認可以外,漢語學者多在/ɲ/與/ɲz/之間爭執。但可以確認的是,「日母」是一個齶顎音。從推理的角度來說,筆者較傾向/ɲz/說,並將其命名為「鼻擦音」。

2) 韓國半齒音的音價

《訓民正音》中稱：「齒音△、入，其緩急相對」。所謂「緩急」，李成九(1998:192)認為是「無聲音」與「有聲音」的對立，即清濁相對。但此處的緩-濁音並非《訓民正音》中的「全濁」音⁹⁾，而是「不清不濁」之音。姜信沆(2003:135註)中認為，所謂「不清不濁」，即對應中國韻書中的「次濁」，其所指代的並非塞音，而是響音。即使從現代語音學角度考慮，無論是/z/或/ʒ/都是名符其實的濁音(即韓文所稱之「有聲音」)。因此，「入」與「△」是音位相同、清濁相對的一組發音，「入」音價為何，「△」即為與其相對應的濁音。

韓國語學者除了對韓國語內部變化進行考察以外，還以朝日對音資料作為佐證，來說明「△」的發音為/z/。韓國李朝年間所編纂的日語教材《伊路波》(1492)、《捷解新語》(1627)、《倭語類解》(1788)中，全部使用「△」來對應日語的「ざ/z/」行字母，以此來說明「△」的音價就是/z/。

但與此同時，無論是《東國正韻》(1447)、《四聲通解》(1517)、《洪武正韻譯訓》(1455)等中世時期的韻書，或是《漢清文鑒》(1770s)之類的詞典，乃至《老乞大諺解》(1517)、《朴通事諺解》(1517)、《漢語獨學》(1911)、《中國語自通》(1929)等各時期的漢語教材，均以「△」來對應漢語的「日母」以及近代漢語的捲舌濁音。前文提到，「日母」的音價並非是/z/，於是推翻了前面證據的合理性。

若將清濁相對的「入：△」擬音為「s：z」，則應該用其來表記漢語齒頭音「心：邪」兩母。然而訓民正音中卻專門為「心：邪」兩母創製了專用字母「ㄷ：ㄴ」，這就出現了矛盾。韓文字母的造字原則是「一字一音，一音一字」，「入：△」不可能與「ㄷ：ㄴ」同音，否則變成一音兩字。因此再一次證明「入、△」不可能是齒齶音。

9) 「ㄷ」雖被《訓民正音》歸類為「全濁」，但訓民正音並書之字的音價實為硬音(된소리)，姜信沆(2003:135註)也認為當時的朝鮮人可能誤將中國的全濁音認識為是朝鮮的硬音，於是出現將朝鮮硬音歸類為全濁的狀況。

那麼，韓國語中的半齒音「△」是否能完全等同於中國半齒音「日母」？如果「△」是漢語專用字母，我們可以說「△」就是代表「日母」的韓文，「△」的音價就是「日母」的音價/ɲz/（或/ɲ/）。然而，李基文（1972:36）中大量例舉了中世時期的文獻材料，說明「△」廣泛使用於韓國語本身。然而前文已經闡明，中世時期的韓國語齒音遠還沒有達到齶顎音的階段，「△」不可能與齶顎音「日母」相對等。

由歷史上韓國語與日語、漢語的對音資料可知，「△」的音價雖然不是/z/和/ɲz、z/，但卻應該同時與/z/和/ɲz、z/相似。因此筆者認為，韓國半齒音「△」處在/z/和/ɲz、z/之間，即後齒齶音/ʒ/。

既然存在齒頭音「ㄷ、ㄸ、ㅌ、ㄴ、ㄹ」與正齒音「ㄷ、ㄸ、ㅌ、ㄴ、ㄹ」的對應組，且「ㄴ」的音價在「ㄷ」與「ㄹ」之間，根據相同的造字法則，筆者也可以大膽假設一對半齒頭濁音「ㄸ」與半正齒濁音「ㄸ」的對應組，「△」的音價在「ㄸ」與「ㄸ」之間，用確定兩邊取其中的方法來推測「△」的音價。根據訓民正音的「緩急」理論，「ㄸ」與「ㄴ」緩急-濁清相對，其音價則為/z/，與齒頭濁音「ㄹ」重疊；「ㄸ」與「ㄷ」緩急-濁清相對，其音價則為/ɲz/、/z/或/z/，與「日母」、「禪母」或「俟母」重疊。而韓國半齒音「△」位在齒頭音與正齒音之間，於是可以畫表如下：

<表14> 本文對「韓國半齒音」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本文觀點			
	치/치리	齒齶 (齒頭音)	後齒齶	齶顎 捲舌 (正齒音)
鼻擦音				ɲz 日 △
擦音	θ ð	s z ざ ざ ㄷ ㄸ	ʃ ʒ ㄴ △	c z 書 禪 시 씨 ㄹ △

由此可知，韓國半齒音「ㄷ」的音價只能為後齒齶音/ʒ/。而這個結論也恰好與其他齒音「ㅌ、ㅍ、ㄴ」的音價是/tʃ、tʃʰ、ʃ/音位一致。證明了中世韓國語時期的齒音為後齒齶音。

5. 結論

韓文的創製與漢語語音有著密切聯繫。無論是音韻學理論說明，還是發音對應，漢語都是觀察初期韓文以及中世韓國語的重要參照依據。本文通過對漢語齒擦音的考察，考證了訓民正音中四組齒擦音的音價。這四組齒擦音分別是漢語中的齒頭音「ㄸ、ㄸ、ㄸ、ㄸ、ㄸ」以及正齒音「ㄸ、ㄸ、ㄸ、ㄸ、ㄸ」，韓國語中的齒音「ㅌ、ㅍ、ㄴ、ㄴ、ㄴ」與半齒音「ㄷ」。全文觀點可歸納為下表：

<表15> 本文對韓文所有齒擦音字母的擬音

發音位置 發音方法	本文觀點				
	齒間	齒齶 (齒頭音)	後齒齶 (치음)	齶顎 (正齒音)	捲舌
鼻擦音				ɲz (ㄴ)	
擦音	θ ð	s z ㄸ ㄸ (ㅌ)	ʃ ʃʰ ㄸ ㄸ (ㄴ)	e z ㄸ ㄸ (ㅍ)	ʒ ʒ ㄸ ㄸ
破擦音	tʰ tʰʰ dð	ts tsʰ dz ㅌ ㅌ ㅌ	tʃ tʃʰ tʃʰ ㅌ ㅌ (ㅌ)	te teʰ dz ㄸ ㄸ ㄸ	tʃ tʃʰ dz ㅌ ㅌ ㅌ

如表所示，漢語「齒頭音」的音價為「齒齶音」；「正齒音」的音價為「捲舌音」，與介音j結合時音變為「齶顎音」。「韓國齒音」以及「韓國半齒音」的音價皆為「後齒齶音」，不同於以往韓國語學界「齒齶音」的多數結論。

參考文獻

【古籍】

- [宋]陳彭年 等(1008), 《廣韻》
[明]樂昭鳳 等(1375), 《洪武正韻》
[朝鮮]世宗大王 等(1446), 《訓民正音》
[朝鮮]申叔舟 等(1448), 《東國正韻》
————— (1455), 《洪武正韻譯訓》
[朝鮮]信眉·韓繼禧·金守溫等(1462), 《楞嚴經諺解》
[朝鮮]未詳(1492), 《伊路波》
[朝鮮]崔世珍(1517), 《四聲通解》
————— (1527), 《訓蒙字會》
[朝鮮]李洙等(1517), 《老乞大諺解》
[朝鮮]金銓·崔淑生等(1518), 《翻譯小學》
[朝鮮]康遇聖(1627), 《捷解新語》
[朝鮮]權大連·邊暹·朴世華等(1677), 《朴通事諺解》
[朝鮮]司譯院(1770s), 《漢清文鑒》
[朝鮮]洪舜明(1788), 《倭語類解》
[日殖朝鮮]宋憲奭(1911), 《漢語獨學》
————— (1929), 《中國語自通》

【專書·論文】

- 崔玲愛(2000), 《中國語音韻學》, 서울: 통나무
崔世和(1979), 〈中世國語의 破擦音攷: 口蓋音化와 關聯하여〉, 《國語國文學》
79/80:99-117
董同龢(1989), 《漢語音韻學》,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高本漢(1972), 《中國聲韻學大綱》, 張洪年譯, 台北: 中華叢書會
國際語音學會·江狄譯(2008), 《國際語音學會手冊-國際音標使用指南》, 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國立國語院編·韓梅譯(2008), 《訓民正音》,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 《朝鮮王朝實錄》, 서울：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
- 洪允杓(1995), 〈國語史 時代區分の 問題點과 文法史의 側面에서 본 時代區分〉, 《國語學》25:319-333
- 姜信沆(2003), 《訓民正音研究》, 서울：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
- 朴在淵·金雅瑛(2009), 《漢語會話書：10~30年代舊活字本9種》, 서울：學古房
- 李成九(1998), 《訓民正音研究》, 서울：Apple企劃
- 李方桂(1980), 《上古音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基文(1972), 《國語音韻史研究》, 서울：國語學會
- 李新魁(1979), 《古音概說》,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1), 《中古音》, 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陸孝昌(1996), 〈中世國語 入의 音價에 對한 考察〉, 《東國語文學》, 8:175-194
- (2012), 〈訓民正音 規定의 齒音의 音價에 對하여〉, 《韓人教育研究》 29:4-14, 美國：在美韓國學校協議會
- 王 力(1963), 《漢語音韻》, 北京：中華書局
- 謝雲飛(1987), 《語音學大綱》, 台北：學生書局
- 許 雄(1970), 《國語音韻學》, 서울：正音社
- 鄭承惠(2009), 〈訓民正音과 日本語表記——以司譯院譯書為中心〉, 《訓民正音學會2009全國學術大會發表論文集》

Abstract

Chinese perspective on Middle Korean dentals

Shao, Lei

Of the Hun-min-jeong-eum unused 14 letters, 11 letters are dental consonants. Dental consonants are exactly the letters which in both Chinese and Korean are unclear and both are found in a vague and different positions. The creation of the Korean letters has a very strong connection to the way Chinese sounded like. Whether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Chinese phonetics or by corresponding pronunciation, Chinese serves as a very important basis and reference point with regards to initial Korean letters and Middle Korea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is article is identifying the phonemes of both Korean and Chinese and organiz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IPA equivalents, then facing them with Chinese equivalents, Mongolian and Japanese, thereby checking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sound value, palatalization, voicing etc. of these letters. The article examines dental fricatives, including dental head sounds ㄷ ㅌ ㅍ ㅈ ㅊ, and main dental sounds ㄷ ㅌ ㅍ ㅈ ㅊ Korean dental sounds ㄷ, ㅌ, ㅍ, ㅈ, ㅊ and semi-dental sound ㄷ, altogether four groups.

In the research method this article adopts an original approach assuming a pair of semi dental sounds: using the semi-dental-head-sound ㄷ and the semi-main-dental-sound ㄷ in order to speculate the position of the semi dental sound. Also,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emi-palatalization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Korean palatalization process and to explain ㄷ not only as a symbol of existence, but also of sound change.

In the conclusion, the article assumes that sound value of ㄷ is not /z/, but is between /z/ and /ʒ, ʒ/, namely /ʒ/.

Key words : Middle Korean, Hunminjeongeum, semi-dentals, semi-palatalization

투 고 일 : 2015. 9. 10. / 심 사 일 : 2015. 9. 15.~ 2015.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10. 16.